

绿蝙蝠丛书

主编 刘毅

午夜睁

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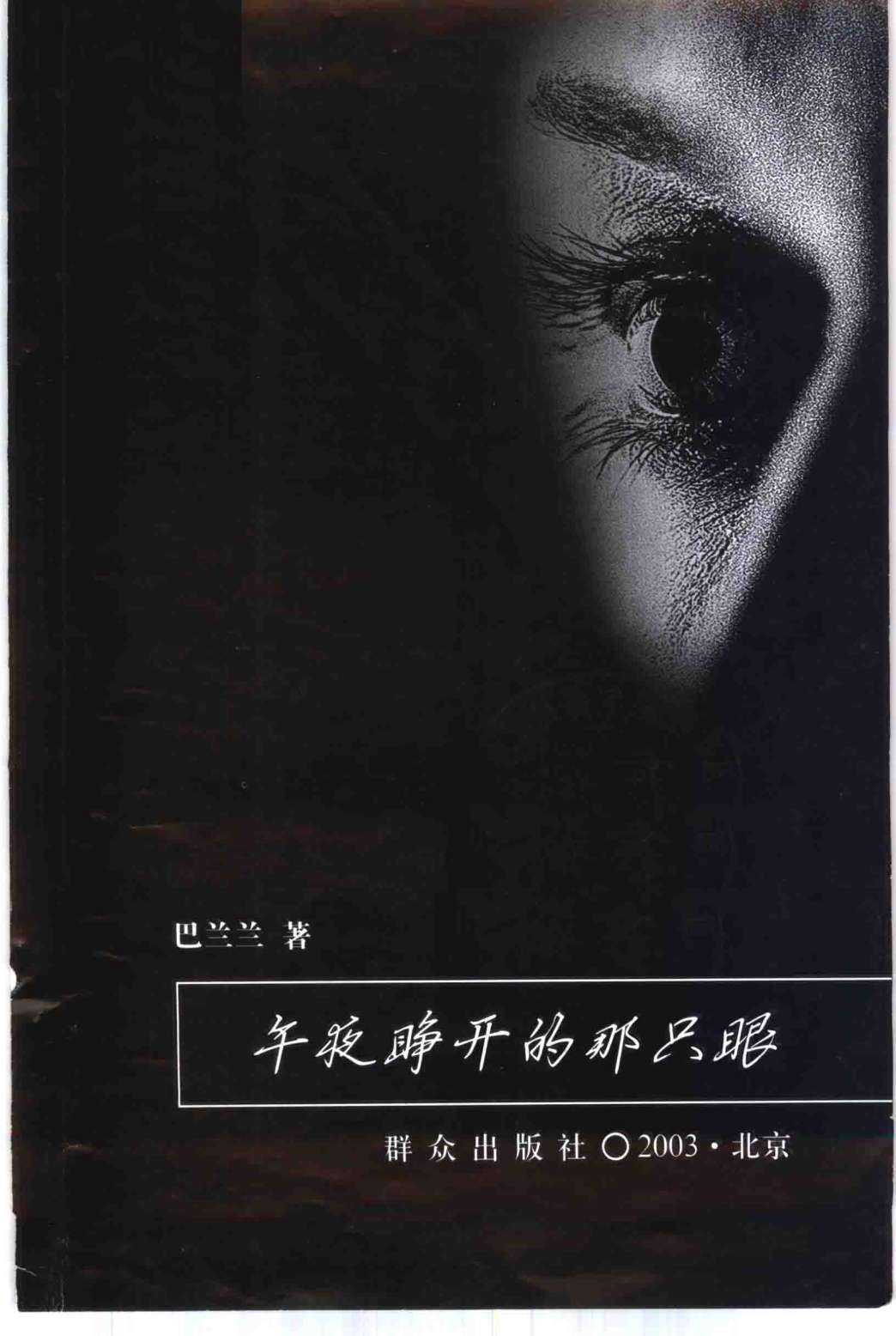
的那只眼



巴兰兰兰著

午夜悬疑小说系列

群众出版社



巴兰兰 著

午夜睁开的那只眼

群众出版社 ○ 2003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夜睁开的那只眼/巴兰兰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8

(神秘悬疑小说系列/刘毅主编)

ISBN 7-5014-2915-4

I. 午… II. 巴…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7463 号

神秘悬疑小说系列

午夜睁开的那只眼

巴兰兰 著

责任编辑/闫晓玲

封面设计/尹谓畴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80×1230 毫米 32 开 8.625 印张 188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5014-2915-4/I·1235 定价: 14.00 元

绿
蝠
丛
书



神秘悬疑小说系列



内容简介

一栋被称作凶宅的周公馆。

两代死于非命的公馆女主人。

半个世纪之后，公馆拍卖会上意外冒出的大买主。

夜深人静时，在周公馆偶然发现的女主人自杀前藏匿的两本日记。

于是，围绕着有关周公馆的种种猜测与调查由此开始。

先是梅城市副市长江云龙关注周公馆的买主，因江云龙与在拍卖会上竞拍失败的古外商有交情，要替外商挽回面子把周公馆争到手。

接着是从北京来梅城约稿的出版社编辑叶乔对周公馆也情有独钟，她认为周公馆的买主是自己十四年前在周公馆相遇而至今未能忘怀的男孩张毛弟，因此她不顾一切去核实买主的身份。

接下来是周公馆女主人日记内容的曝光，引发了梅城日报“红色寻访”的采访行动，寻找中共梅城地下党组织当年卓绝的斗争踪迹，调查当年促成梅城和平解放的策反任务执行者究竟是何人。

各种明察暗访之中，周公馆买主张京鹏浮出水面，继而川菜馆的小老板杜白也走到台前，紧跟着露面的是江市长的心腹艾红。不久，艾红突然半夜暴死周公馆内，时隔几日，副市长江云龙的老父江皓生也半夜坠楼死在周公馆花园里。一时间，周公馆“闹鬼”的流言甚嚣尘上……

午夜睁开的那只眼

有关周公馆的调查尘埃落定，惟独叶乔要找的张毛弟没有结果。杜白是否是张毛弟？叶乔带着新的疑问，追随负伤休假的杜白走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目 录

第一章	胭脂画皮	3
第二章	月白风清	20
第三章	人面桃花	42
第四章	鲜冠利剑	60
第五章	帘卷西风	83
第六章	秋山几重	107
第七章	楼外残雷	133
第八章	日暮乡关	160
第九章	三更雾冷	186
第十章	镜里朱颜	214
第十一章	门掩黄昏	240
第十二章	大漠孤烟	260



岁月的河床上，他像一条回游的鱼，去而复来，很难确认从躯壳到灵魂是同一个人。十四年过去，我却依然是我，有如不息的水流，期待着与他相遇。

——题记





第一章



胭脂画皮

仲夏之夜。

仲夏的夜并不幽暗，而是呈现着墨绿，四野八荒生机盎然的绿，轻而易举地将夜色化开。于是，绿宝石一般的夏夜充满了欲望和诱惑。

叶乔静静地站在栅栏外，一剪秋水般的眸子里却闪烁着期待与急迫。栅栏内，无人看管、自生自灭的花草由于夜色的怂恿，更显出有别于白昼的娇娆，姿意伸展的叶片花瓣仿佛附着上灵魂，甚至摇曳出几分妖气。

叶乔在期待什么？是期待三更时辰若有若无的吴依软语、低吟浅唱？还是期待午夜之后花影树丛间飘忽而过的窈窕倩影……她等着自己内心的回答。不料一个声音打断了她的等待，来自身后的声音很苍老，苍老中还隐隐透出来威严。声音在说：“姑娘，你在等什么？”

叶乔反感此刻的宁静被破坏，更何况那苍老的声音中不

午夜睁开的 那只眼

存有老者应有的慈祥。叶乔冷冷回了一句：“我在等候一个亡灵。”

话音落地，四周重又归于静谧，仿佛刚才不曾有人发问，亦仿佛刚才发问的就是个鬼魂。叶乔不禁扭头朝身后看去，清凉的月光下，树影婆娑中，立着一位瘦削的老人，浓阴掩住老人的面容，但叶乔能够感觉到他年轻时的高大出众，可此时他只能用手杖支撑着老迈的尊严。叶乔看后回敬了一句：“你在等什么？”

老人这时却没有理会叶乔，他吟哦道：“存者已偷生，死者长已矣……”吟哦间，他的目光越过栅栏内蓬勃的花草，投向那栋二十世纪初叶巴洛克风格的三层红砖楼房。

墙壁上茂密硕壮的爬山虎改变了整栋楼房的颜色，欲滴的青葱使得它与众不同，而严实的绿色之网又似乎要遮盖住某个巨大的秘密不致向外泄露。小楼里无人居住，奶白的百叶窗始终虚掩着，尽管窗外爬山虎肆无忌惮、活力四射，可是窗内弥散出来的却是一丝丝的死气。

巡夜的风悄悄吹过，带走某个角落的窃窃私语，此时此刻，有两个人的眼睛注视着这栋被称为“周公馆”的小洋楼，院落内有生命的东西不会没有察觉。

老人又开始了说话：“可以设想一下，假如那扇百叶窗被推开，有位姑娘正坐在窗前梳妆……”

叶乔感兴趣地截住对方的话：“那要看你想像中的佳丽是周小妹，还是她的母亲玉玲珑。”

老人这才迅速将目光对准叶乔的脸，那目光因此而变得尖锐：“你……知道周家母女……？”浓阴下的面孔这时露了出来：清癯、冷峭。

叶乔盯住那张面孔，猜测着对方来历的同时说道：“我



给你讲一段周公馆的故事，你谈谈到此一游的原因，如何？”

老人仔细辨认着月光下的叶乔，然后叹道：“现在任何言辞都显得多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与年轻时的周小妹有几分相似。”

就在老人转身离去之际，叶乔大声问为什么显得多余时，老人停住脚说了句：“明天，这栋小楼将被拍卖。”说完，老人朝小楼投去最后一瞥，接着缓缓消逝在夜色中。

夜已渐深，行人稀少，整条街恪守传统，沉浸于一年一度的仲夏夜之梦。叶乔避开路灯，脱下高跟凉鞋，穿上从手袋里掏出来的球鞋，紧接着手脚利索地翻过栅栏。当叶乔的两条长腿笔直地立在蓬松的草地上，她的心猛地狂跳起来！十四年前，她也是穿着球鞋翻过栅栏走近小楼，那年，她刚满十三岁。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初秋的黄昏天色依然明亮，只是，日光中掺杂了某种难以言传的忧伤，像天边由猩红渐渐褪变成绛红，继而沉淀为赭灰的晚霞；像树梢由暖暖的悄悄变幻得爽爽的，接着夜风突然冷冽了起来，这一切似乎都在预兆自然界生命周期的转换，意味着树叶的脱落、花朵的凋零、鸟兽的蛰伏……因此，秋天并不仅仅象征着成熟，肃杀的秋色会叫人感受到生命的衰败。但是，此时的初中生叶乔丝毫不觉忧伤，她不久前随转业的父母由外省迁居到此地，解放前曾沦为英租界的老街让她倍感好奇，尤其是那个被邻人称作“凶宅”的周公馆更叫她激动不已。叶乔长在军营自幼胆大，这个秋天的傍晚，她决定去寻找凶宅的秘密。

小楼的院门紧锁，栅栏高约两米，叶乔凭着1.68米的个子，没费功夫就翻了过去。就在叶乔按照书上介绍的所谓

午夜睁开的**那只眼**

特工通用的“十秒钟迅速观察法”扫视院子之际，她的心骤然被忧伤攫住。这里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地方，院落外面人间的喧嚣统统隐退殆尽，一片败迹之中惟有满院花草静静地作秋季的最后一搏，开出夺目的妖艳与孤寂，带着迴光返照式的怪异。这一刻，叶乔想起了关于周公馆传说里的两个花一般美丽的女人。

上了两米宽十来级高的石阶，叶乔触到了小楼的第一道门，它由纱门与包铁木门组成，纱门只剩下门框，包铁木门也已是锈迹斑驳。随着门轴沉闷沙哑的一声响，叶乔瞬间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分明听见那声响是从一个女人胸腔里吐出的叹息，如同古装戏台上薄命红颜哭诉身世之前的那声哀怨的“喂呀”一样。与此同时，推开的门内渗出一股陈年旧岁的气息，初中生叶乔以自己的学识告诉自己这便是宿命神秘的气息。叶乔不由得将手伸进裤兜，兜里装着一把锋利的伞刀和一支微型手电筒，它们都是叶乔从当过伞兵的父亲手里死缠赖要得来的战利品。叶乔定了定神，挺直腰板跨进门。

楼内光线暗淡，像个巨大的墓穴。每间房门洞开的屋子犹如陷阱，对不速之客布下危机与引诱。叶乔没有直接进入屋，而是从一楼跑上三楼，数清楚共有大大小小 16 间屋。雕栏木楼梯上的浮尘被叶乔急促的脚步惊醒，在窗棂透过来的最后一缕夕照中幽幽起舞，让人联想到鬼魂。就在这一刻，一条黑影忽地从叶乔视线内闪过，隐略的窸窣之声叫叶乔顿时毛骨悚然，叶乔下意识地大喝一声：“站住！”

久久的沉寂当中，惊愕、紧张还有兴奋绷紧叶乔的每根神经，不亚于伏击中的利齿猫科动物。慢慢地，凝重的暮色里浮现出一张苍白的脸，脸上的一双近似燃烧的眼睛。叶乔



粗着嗓门发问：“你是谁？”

那张脸与眼睛回答：“我是鬼！”

叶乔用手电晃了一晃那脸那眼，然后照了照自己的脸，吐舌头翻眼珠扮鬼相说：“你是鬼，我就是魔！”说着叶乔怪叫了一声，不料这声音反倒把她自己吓了一跳，它干涩嘶哑，如被追逐的逃亡者绝望恐惧的呼喊。

对面的眼睛笑起来，黑暗中马上燃亮两朵奇妙的火花。眼睛在说：“我们都是异类。”说着，这火花向叶乔飘过来。

叶乔恼羞成怒：“不许动！我手里的伞刀可不是吃素的，它会割开你的皮肉，剔掉你的肋骨……”伞刀果真在暗处闪着寒光。

火花停止移动，一个男孩糙糙的嗓音在说：“我举手投降，我害怕你这个夜叉。”

叶乔因紧张而显得有点气喘，她嘴硬道：“对，我就是巡海母夜叉！”

这时，突然眼前明亮开来，原来一盏酷似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提着的桅灯放在了楼梯扶手上面，灯罩内的灯捻发出欢快的哔剥声，周围的一切因桔红的光亮而变得不再危机四伏。借助光亮，叶乔看清楚了对面那张脸，那是一张叫任何少女一眼过后都永生不忘的俊朗小生的面孔。一刹那，叶乔怀疑自己真的遇上了鬼，一个披上了美丽画皮的魔鬼。

十四年后的这一个仲夏之夜，叶乔再次走上周公馆的石阶，再次触及那两扇垂垂老矣的大门，当她来不及整理思绪走进门厅时，昏暗中只见一个坐在楼梯上的人影猛然站起，那影子高大魁伟，黑森森地犹如迎面立起一道墙。叶乔猝不及防地闪身紧贴着墙角，厉声问道：“什么人？！”不等话音

午夜睁开的那只眼

落地，一柱强光射向叶乔，叶乔眯起双眼，抬手遮挡光柱，不料光柱却已消失。待叶乔扫视周围，楼梯上、门厅中空荡荡，难道一秒中内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个幻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影子和光柱。叶乔不觉两手湿津津握出了冷汗，她气恼地高声喊开：“你出来，是人是鬼都该站出来！”然而，回应她的只有门厅中空洞的回音，还有门外宿鸟惊飞的扑刺声。就在这时，叶乔突然听见有汽车引擎响动传来，于是叶乔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厅，奔下石阶，扑向栅栏，她看清在老街的尽头，一辆急驶而去的轿车正融入墨绿色的夜的深处。

第二天，叶乔几经周折赶到周公馆拍卖现场时将近晌午，拍卖会已经尘埃落定，叶乔与《梅城日报》的记者陈丽萍急匆匆往门里走，拍卖现场的人正三三两两走出门来。叶乔见状赶忙拦住打听最后的赢家是谁，一位热心人满脸带笑地告诉叶乔：“今天的拍卖称得上是一出好戏，中国款爷打败了假洋鬼子，那场面真够刺激。”叶乔接着问谁是中国款爷，谁又是假洋鬼子。热心人说：“假洋鬼子一样黄皮肤黑眼珠，不看也罢。那个中国款爷倒值得一看，眉清目秀，后脑勺还揪着个小辫子，不像是生意人像是搞艺术的。”

正说着，就见一拨人簇拥着一个身材匀称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男子剑眉星目，肤白唇红，穿黑T恤白长裤，脑后以红丝带扎起浓密的黑发。叶乔料定此人即是周公馆的买主，便立刻迎上前去：“你就是最后的赢家，请问尊姓大名？”从远处看面前的这个男人，五官精致得无可挑剔，只是表情过于阴沉，使得这种叹为观止的美大打折扣。

男人冷冷地看了叶乔一眼，线条好看的嘴唇里吐出来三个字：“你是谁？”话虽不多，却带着不屑。



叶乔觉察出自己的冒失，笑了笑说：“抱歉，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北京新纪元出版社的编辑，为编辑出版《老公馆》丛书专程来此地组稿。”

男人明显对出书和老公馆的话题不感兴趣，并急于结束谈话，他一边掏出墨镜戴上一边对叶乔说：“你弄错了，我不是买主，我是替我的一个朋友当差办事。”说完拔腿便走。

这时，站在一旁的陈丽平马上拦住说：“我是梅城日报的记者，请问您买下周公馆欲作何用？”

但见男人双眉聚拢，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无可奉告！”

望着男人离去的背影，叶乔突然喊了声“毛弟！”这声没有具体目标的喊叫显得莫名其妙，甚至荒诞不经，把陈丽平吓了一跳。陈丽平一脸狐疑地盯住叶乔说：“几年不见，你那大大咧咧、毛毛糙糙的禀性依然如故。昨天半夜打电话把我闹醒，要查找拍卖会现场在哪里，现在又冲着个不相干的男人喊什么毛弟。我要不是与你同窗数载，肯定认为你有毛病。”

不易觉察的惆怅暮霭似的从叶乔那一剪秋水般的明眸里飘过，叶乔马上咧开两片鲜艳厚实的嘴唇毫不在意地笑了，她拉起陈丽平的手说：“走，进去瞧瞧，说不定会遇上你的同行，问出个来龙去脉。”

拍卖现场果真有记者缠着会议主持者打探实情。此次房产拍卖在梅城尚属首次，所以市房管部门格外谨慎，对外尽管缩小范围，而且不通知新闻媒体。但是，嗅觉灵敏的记者依然闻风而动，拍卖开始不久便摸到了现场。记者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买主究竟是谁？二是周公馆的命运如何？对于这两个问题，会议主持者全都无法回答。回答不了的原因

午夜睁开的那只眼

也有两条，一是周公馆属私人房产，周家直系亲属目前全在海外，委托市房管部门办理此事，只问价钱不问买主是谁。二是既然不知买主身份，也就无从谈论周公馆的用途。主持者为难地看着记者解释说：“我们也不知道那位扎辫子的买主是何方圣贤，他完全是半路上杀出来的。我们事先摸底时，有一位外商胸有成竹，志在必夺，谁知今天一开卖，会出现这种追杀不让的局面。”说到这里，主持者苦笑了一下接着说：“那位外商与本市有过多次友好合作，今天的这种结果，我们也不好向市里交待啊。”

叶乔这时插话道：“不好交待就不卖，像周公馆这样的老建筑，理应国家统一收购管理。”

主持者以为叶乔也是《梅城日报》记者，急着说：“这件事不是我们能做得了主的，你们有建议，可以向市里江副市长提去。”

陈丽平听了悄悄扯了扯叶乔的衣裙，意思是不要胡搅蛮缠了，可叶乔不理睬，她追着再问一句：“那个扎小辫的家伙总该有名有姓吧，除非他是外星人，难道你们连披露这一点情况的勇气也没有？”

主持者招架不住，只好双手抱拳连声说：“对不起，我还有急事要处理，先走一步，先走一步。”

叶乔不无遗憾地“唉”了一声说：“真没劲！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被人为地复杂化了。”

陈丽平了跟着“唉”道：“如果谁都和你一样简单得不掌握谈话技巧，许多问题也就变得简单起来了。”

对于陈丽平无可奈何的调侃，叶乔仍报以毫不在意的一笑，接着她环视了一下周围，突然提高嗓音大声宣布：“谁能告诉我买主的线索，我付酬金一千块！”